

半僧六記

平江吳半僧著

民國十五年二月印刷
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



(半僧六記)

(洋裝一冊大洋四角)

著	校	印	發	外
作	閱	刷	行	埠
人	者	者	者	
吳	龍	商	世	各
半	山	務	界	大
僧	道	書	社	書
	人	館		局

總代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序

半僧。非僧也。姓吳。字子瑾。吳人。家住姑蘇台畔。晚年自號半僧。能文章。工詩。調儻風流。殆延陵公子中之矯矯不羣者。好著書。所註明史紀事本末一書。繁徵博引。非讀破萬卷書者。不能道其隻字。几席餘暇。又喜作稗官小說。以餉遺社會。其所著賞奇閒筆。吳子四語。胥江夢等篇。莫不互相傳抄。幾有紙貴洛陽之勢。而談鬼錄。半僧饒舌記。筆記尤風行一時。海上名流爭先購閱。歎爲道前人所未道。爲時賢不可多得之作。暮年家居。復仿浮生六記之例。著半僧六記一卷。以記事始。以參禪終。舉凡國家之改革。時局之變遷。以及鬼神情狀。兒女襟懷。酣暢淋漓。描寫盡致。而以悟徹禪宗爲歸結之地。然則半僧殆真僧歟。予與半僧稱莫逆。一日風雨往訪。出所著六記相示。予讀竟。愛不忍釋。亟促其付諸手民。以公同好。俾人之讀是記者。如聽暮鼓晨

鐘。猛。然。警。覺。共。求。解。脫。則。半。僧。之。功。德。無。量。矣。是。爲。序。

民國拾肆年乙丑孟夏之月劉贊南序於梁溪城南之見遠樓

目 錄

述事記
紀游記
說夢記
談鬼記
言情記
參禪記

半僧六記
目錄

半僧六記卷一

平江吳半僧著

述事記

先大夫馥庭公。忠厚宅心。人尊爲長者。遇事無不甘心。吃虧常訓予弟兄曰。我留些飯與子孫吃也。遇戚友借貸。無不應借。而不還亦聽之。甚至典屋代友人償債。亦未嘗出一怨言。道貌儼然。聞人道閨中穢德事。輒掩耳而走。曰。此關人名節。我不願聞。亦不欲知也。買物遇肩挑負販之輩。每如其所索之價以與之。不計論多寡。曰。此輩小本營生。日博蠅頭微利。歸以養父母。蓄妻子。我何必斤斤與較耶。其寬恕待物。又如此。予弟兄仰承親訓。不敢旦夕忘。今予弟子瑜題其堂曰留餘。卽先大夫凡事留子孫餘地之意。予曰慶餘則取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之義也。

自清數告終。革命成功。而我蘇於辛亥秋九月光復。不動一兵。一卒。全城白旗飛舞。雞犬不驚。可謂王者之師。極文明之舉動矣。二次革命。黃興占據金陵。袁大總統命張上將軍勦率師南征。城下後。民間慘遭巨劫。姦淫搶掠。甚於土匪。幸我蘇未經波及。復辟之役。京師稍受損失。亦未重創。然氣數既竭。一姓不復興。予早知其不濟。但張將軍此舉。不可謂非清室之忠臣。正未可厚非也。甲子江浙稱兵。黃渡瀏河受災最重。賴孫軍由閩南來。由松江直取上海。克奏膚功。是年冬。段氏復出山。收拾戰局。命盧氏南下宣撫。蘇郡某旅首先宣布獨立。齊下野後。左右以奉相逼太甚。促齊復起。遂率師戰於常錫之間。未及兼旬。以衆寡不敵。全師奔潰。蘇常各郡備受逃兵蹂躪之禍。而江陰一隅。受禍尤酷。予家處圍城中者七日。五六兩團之戰。炮火之聲。隆隆不絕。時近祀年。真不啻萬家放爆竹也。妹婿程君吉士。勸予挈眷遷申。予未決定。高君蟾香復來勸駕。遂偕王君鼎臣。乘救生船到滬。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抵申。江由屠姻姪培成。代爲租寓。在海上度年。雖未遭劫。而遷徙流離之苦。則備嘗之矣。乙丑

二月時局粗告安甯。予復返里。未及數月。又有五卅之變。是秋浙督孫氏以奉張駐兵滬濱。違背中央海上永不駐兵之訓令。聲罪致討。是時予適爲三兒慰農娶婦。風雲猝起。終夕傍皇。然浙師紀律嚴明。大兵過境。秋毫無犯。父老皆扶杖而觀。古所謂王者之師。殆不是過也。惟羣雄爭長。此起彼仆。我儕小民。正不知何時享太平之福耳。

陸文烈公鍾琦、開藩三吳。設立度支公所。予奉委充田賦科科員。同在辦公廳辦事。朝夕相處。見其剛正不阿。吏畏民懷。歎爲朝廷不可多得之官。嗣卽擢升晉撫。予弟兆麟在幕府有年。相約同去。予以老母在堂。未便遠離。奉檄委署婁縣教諭。俾得板輿侍養。公至山西。未匝月卽殉國。其子亮臣太史。以身衛父而死。其夫人及僕從。相偕死者十餘人。忠孝節義萃於一門。實足爲清史生色。蘇垣相繼光復。程德全中丞以巡撫而任都督。雖對於清室爲不忠。然蘇垣數十萬人民賴以保全其功德。亦不可殁。予弟感文烈公知遇之恩。事定之後。邀集蘇紳潘公祖謙、費公樹蔚等呈請准

在服官地方建祠。並鳩款興工。迄今虎邱山下。冷香閣畔。都人士女。得於春秋佳日。入祠瞻拜者。則予弟奔走之力居多。而公之忠魂坐鎮名山。當永永不朽也。

陸靜山茂才。文烈公之長公子也。懷抱奇才。歷充大僚幕府。端午橋制軍尤器重之。寶湘石方伯開藩杭垣。予在幕府中。辦文案。與茂才朝夕相處。詩酒往還。暇則同游湖上。一葉扁舟。尋三竺六橋之勝。極爲契合。後茂才奉父命返蘇。悒悒不懌。而別。文烈公在蘇藩任時。大日壞。茂才義憤填胸。嘗語友人曰。時事不可收拾。至斯。予目不忍見。河山付諸外人。惟有隨潘烈士宗禮蹈海死耳。友人婉勸之。茂才出所賦殘荷詩示予。有打作浮萍一例看之句。予知其方寸中憂憤深矣。是年秋七月。茂才潛赴申江。乘輪北上。至黃海。投身海中而死。文烈公痛哭至廢寢食。予感故人之激烈亡身。亦爲之揮淚不已。茂才臨行。遺詩七絕二首於几而去。詩曰。夢中來了夢中還。小摘塵羅陸靜山。此去瘋魔瘋入海。不留遺蛻在人間。脫屣妻孥未是愁。傳家忠孝有人擔。死看東海西來舶。化作鯨濤漫虎耽。明年辛亥。文烈公在晉殉國。其弟亮臣

太史以身衛父而死。忠孝有人。擔一語。若早經預知者。可謂奇士矣。

自科舉之制廢。而選舉之制。乃崛起以代興。然選舉弊病之多。百倍於科舉。一途有未能代諱者。清代考試士子。防弊極嚴。故雖間有倩人捉刀中式之人。然或被入舉發。非但黜革功名。且須從重治罪。稍知自愛之士。決不肯以身嘗試。致召求榮反辱之咎。惟清制以入股試帖爲取士之具。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不免爲世詬病。然二百餘年以來。名臣輩出。大都由科第中來。卽中興名將。如曾左諸賢。何一非進士舉人出身。安見科舉之不可得人耶。近來改辦選舉。自縣會省會以及參衆兩院之員。無不仗金錢賄選以成。真所謂金錢議員也。記吾鄉開辦縣選。不論村夫市僧。胸無點墨之人。祇須略有銅臭之錢。莫不覬覦入選。其法先運動調查員。僞造選民名冊若干本。臨期僱用廝養一二十人。分任投票之事。甚至一人投票數十張之多。故未經揭曉而已預知爲某某當選者。省選復選。每票至少值價五百金。如臨時缺少一二票。卽一票千金。亦所不吝。幫忙投票名曰抬轎。故得一名省議員。非萬金不辦。參衆

兩院議員。代價更鉅。予有一門下士潘生。聞其參院當選。化至兩萬餘金。可見聲價之高。比前清中一狀頭。爲尤可寶貴矣。夫以鉅萬之金。弋獲高位。以胸無點墨之人。參與國家大政。欲其建議爲民造福。而不求取償於民。試問可得耶。不可得耶。約言之。我中華民國程度太卑。選舉之制。決不適用。而議會之不能永久存在。可預卜矣。

少年之時。最難跳出者。莫如色之一關。喪我道德一也。敗我名譽二也。損我精神三也。甚至沾染惡疾。傷害生命。莫不由男女之事而起。我可愛之少年。可不守身如玉乎。清代最重科第。而積學之士。往往因行止有虧。困頓文場。終其身不獲一第者。予甲午南闈鄉試。第三場有鄰號生題詩於壁。攜卷曳白而出。自稱少年失足。與隣女有私。隣女半途爲情死。渠今科一二兩場。文極得意。自問必能中式。三場入闈後。爲隣女鬼魂滋擾。昏臥終日。不能成一字。祇能交白卷出場矣。其詩曰。也知紅粉誤青衫。無奈風流色最饒。春暖蘭閨尋舊夢。秋深竹院寄情緘。丁香私祝良緣久。甲第偏

因孽案芟寄語少年攀桂客天台雖好是巉巖詩雖不佳予之記此俾少年好色者知所戒焉。

先母楊太夫人待兒女極慈愛飲食寒暖以至疾病痛癢調護入微惟課學獨嚴曰一家之興亡視子弟之有學與否未有子弟不學而能興我家者亦未有子弟好學而能亡我家者聞者皆歎爲不磨之論先兄壽臣小名杏春沈太夫人所出也太夫人來歸祇五歲洪楊劫後家業蕩然幾於身外無一長物先嚴馥庭公游幕許州道阻不得歸太夫人依兄氏以居饗殮常虞不給惟日夕從事鍼黹易錢以供學費曰家雖貧不可使兒廢學也嗣後予兄弟相繼生幼從先祖松泉公讀年十一二畢諸經乃延師汪斐然先生於家學作詩賦暨八股文字太夫人待師敬禮有加脩脯而外平時餽贈其家無虛日師感太夫人厚意教誨逾他兒予兄弟學業乃大進每試必同列高等蜚聲庠序中時有吳氏二龍之譽予同學友來訪太夫人必殷勤治饌以款之曰學貴切磋當使我兒得他山之助也昔歐母晝荻而修乃成名陶母留殮

而侃終通顯。太夫人當毋庸多讓矣。

予八九歲時。聞父老言。乾隆以上時代。食米每升錢三四文。肉每斤錢二三十文。僮傭作一日工。不過錢十餘文。營屋水木工匠亦然。店夥月薪得制錢一二千。贍父母養妻子。未有患衣食不足者。予初不敢信。然予自八九歲迄今垂四五十年。爲時並不甚遠。而米珠薪桂。生活程度之高。不啻增加三四倍。回憶予幼時。米一石不過二千餘文。肉一斤不過一百六七文。匠人作工一日。不過一百八九十文。其他魚蝦之屬。布帛之類。無一不賤。真是快活世界。可惜今生無此好日子。再過矣。白頭宮女。閒說玄宗。此情此景。彷彿似之。

童時喜聽人講演封神榜諸小說。謂古有所謂順風耳。千里眼。暨土遁水遁神奇之法。以爲世界上必無之事。不過作書者故弄狡獪。以炫惑愚夫婦之耳目。初不敢信也。及稍長。十三經既畢。復讀山海經諸書。有所謂長臂貫胸諸國者。乃稍稍疑焉。豈世界上果有未經耳目奇形怪狀之國耶。道光二十八年後。與東西洋各國通商。日

本以外。祇有英法德法諸邦。而形體亦復與中華相類。始知古人之果欺我也。惟予幼年讀書。祇有油燈。黯淡無光耳。所聞者祇在跬步之間。目所見者不及十里之外。有事出門。百里之程。竟日始達。倘遇風雨。則三日四日猶未云遲焉。不料未及二十年。各國科學日新月異。推行以至中華。電報也。電話也。千里鏡也。非古之順風耳。耶。千里眼。耶。海行乘輪船。陸行乘火車。非卽古之土遁水遁之法耶。其他攝影器。則鬚眉畢現。留聲器。則曲調無訛。神乎其神。玄之又玄。設起古人於地下而語之。其不以我爲演封神傳而講山海經也。幾希。

拜佛求籤。予素不信。以爲神佛當在天上。予果能成神成佛。亦不願處齷齪世界。受人禮拜也。然亦有時。昭示靈異者。非神佛有靈。乃求者積誠所感。而致或爲鬼狐。據神佛之座。藉作狡獪耳。予兄弟未及弱冠。相偕應童子試。先祖松泉公課學極嚴。而期望尤切。試期前三日。赴神廟求籤。得太公八十遇文王籤語。是年公適值八旬正慶。而宗師爲長沙王益吾先生。督學江南。所取皆知名士。予兄弟於是案同捷。可謂

奇驗矣。先母楊太夫人於予兄弟臨試日遣人至葑門福神殿求籤問何時可望入學。得籤有木落霜降寒色侵之句。試日適逢霜降。太夫人乃喜形於色。信予兄弟之必能弋獲焉。榜發果捷。觀上所述不得謂神佛之不靈也。

文似看山喜不平。予喜作偏峯文字以爲出奇制勝。弋青紫當如拾芥。然六戰秋風無試不薦。無薦得售。房師如金士準林毓菁諸先生莫不奇賞予文。及主司擯斥。均起斤斤與爭。卒以偏峯文字非堂堂正正之師未能中選。辛卯鄉試主司李木齋先生得卷狂喜。大加圈點。評語有精警透闢。斷推能品等語。又以額滿見遺。然則屢次被黜非文之罪。乃科名得失之自有定數也。

予素不信命。亦從不推命。記幼時從祝養吾師游。師有友陸某者。工子平術。先大夫馥庭公出予兄弟兩造。令其推算。陸推予弟兆麟不爲名醫。必爲大幕。後果歷就撫藩館。遍游各省。其言可謂驗矣。推予造不能得進士。可成舉人。不能得道府。可膺縣令。然辛卯鄉試已中式矣。卒以額滿見遺。落第後返里歲考。龍宗師拔取一等一名。

遂食餼。未幾遂出貢成均。是年陸某推予可得舉人者。予僅得一廩膳生而止。又辛丑以後。陸某推予必能在近水之地。擢任縣令。予僅委署教職。權篆徒邑。旋即調任。無錫。婁縣等缺。並未一膺。民社辛亥春。予在蘇藩度支公所充田賦科科員。辦理海運。照例得保縣令。卒以光復未成。革命後。予誓不出山。甘爲遺民。不復作功名之想。更不必論矣。是陸某所推。予算均差一階。中而不中。豈其術之未精。與抑命之理微非術士所能知與。

風水之說。予亦不信。牛眠佳壤。亦必福德足以載之。方能享受。否則適以速禍。所謂陰地。好不如心地好也。予家原籍金邑。居后澤鎮里許之三更村。有清開國之初。築巨宅於村畔。迄今數百年來。雖牆垣傾圯。而堂舍猶存。惟自先曾祖文耀公遷蘇後。屋宇均讓與族人聚居。曾祖父母歿後。仍歸葬村中。予家城居以還。遇春秋祭掃。始下鄉一行。族人大都務農爲生。愚蠢者實居多數。光緒甲午之冬。有遠族某亡其妻室。私葬於先曾祖墓穴之旁。蓋惑於風水家簞鼓之口。以爲予家聯登科第。翔步仕

途如分得墳旁一席地。渠之子孫卽有富。若貴之。希望其族中兄弟行。有與不睦者。卽入城報告。先大夫馥庭公。命予下鄉處理其事。予從不信有風水二字。以爲風水者。所葬之地。無風無水。便是佳壤。古人不爲道路。不爲城郭。卽是此義。非真能使子孫富與貴也。下鄉後。以礙於奔告者之面。未便遽允其葬。實則私意中。旣爲同宗。我家苟有餘地。卽割尺土。以葬族人。庸有何傷。應思得一策。令延青鳥家復相一周。如於我家並無妨礙。卽割尺土與之。不意術士謂葬在月三煞上。必有凶害。而葬者之家。亦延一術士。謂距三煞尙有尺許。決無妨礙。持之甚堅。予調停其事。令更下二尺。以葬之。乃竣事而奔告者。大不謂然。迄今又三十餘年矣。予家仍未衰落。葬者之家。依然是一農夫而已。亦可見風水之說。殊不足信也。

戒殺放生之說。近今慈善家。不惜捐貲印書相送。並有設立放生會。購買各種生物。如禽鳥魚鼈之類。放諸荒野大河之間。以爲樂者。誠以物命雖微。愛生惡死。與人相同。銜環報德之事。古人決非寓言。我師汪斐然先生。善氣迎人。夏日揮汗如雨。遇飛